

全国66所重点中学



优
秀
作
文
选

晓航选编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全国 66 所重点中学 优秀作文选

晓 航 选编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年·福州

闽新登字06号

全国66所重点中学优秀作文选

晓航选编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5印张 118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3次印刷

印数：40 301—70 370

ISBN 7—5395—0589—3

G·316 定价：1.80元

目 录

故乡，那一片绿	王灵萍(1)
洁白的友情	刘巧巧(3)
生日里，荡漾着爱	吴力群(4)
强中更有强中手	葛 梅(7)
学生在他心中 他在学生心中	陈 宜(11)
仲夏	廖本旭(15)
我的朋友	许健苟(17)
模特儿	龙新华(21)
小城	程 康(24)
时间就是胜利	宋丹艺(26)
由“脊梁”引起的思索	杨 凌(28)
小议“比较”	黄 震(30)
啊，厚厚的黄土	周 焰(34)
我们上海人	陈蔚茵(36)
小市民	林 岚(38)
小主编	陈粤秀(42)
圆明园断想	邵 岭(44)
春江水暖	陆 磊(46)
秋雨中	张霆军(48)
一个真实的故事	马文燕(51)

“灵丹”失灵了	胡格莎(55)
幻月	刘蓓蓓(58)
绿，生命的颜色	周凌(61)
曲院风荷赏秋菊	朱晔(63)
小雨点	刘海燕(64)
星星河	王露(68)
母亲的心	徐高云(70)
海上抒怀	张海珊(76)
奇趣的昆虫试验	陈腾(80)
惜今	张俊青(81)
36000法郎 = 500法郎	刘自富(83)
阿黄	李棣(84)
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	王澄(88)
绿树的启示	张芳芳(91)
我看《卡门》	杨靖(94)
春城无处不飞花	高丹丹(96)
心灵的颤动	徐宁宁(99)
寻觅	张为红(101)
我站在立体交叉桥头	韩晓征(102)
程序	杨振国(105)
多梦的季节	翩翩(108)
停止“奴才式的破坏”	张宇(110)
理解之歌	张文红(113)
孔雀东南飞	时晓冰(115)
我爱大自然	宋立新(119)
爱，深藏在心里	王少鹏(122)
路灯，真刺眼	马忆清(125)

李自成杀李岩犯了双重错误	丁少华(127)
青春，应该闪光	戴 芳(130)
年轻的心	徐恩秀(132)
“桥”的启示	邓 坚(136)
深情	莫小斌(138)
房屋的上下五千年	邹 叙(141)
追求	周 波(142)
谈事业	秦 浩(144)
故乡行	孟万钧(145)
大山深处	何晓东(147)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章志琴(150)
从“人追鱼”到“鱼追人”的启示	邝小红(152)
张开理想的翅膀	廖小琪(154)
元旦晚会上的笑声	钟琼芳(156)
论管制不良刊物	郑晓鸿(158)
生日蜡烛点燃的时候	关天刚(160)
地下那颗太阳	李金岩(162)
葵花	王建明(165)
五只小猫	张宏庆(167)

故乡，那一片绿……

福建福州一中 王灵萍

故乡在我的记忆中，是一幅绿色的画卷，深沉的绿色最容易勾起我幽幽的乡思。那袅娜浮动的相思牵引着我的思绪，飞向那片遥远却又清晰的绿……

小时，离我家不远，有一条蜿蜒如带的小河，河水绿盈盈的，像一汪深沉的目光含笑注视着人们，又像是一匹柔软的绿缎，扭动着穿过一座小桥远去了。河边长石板的最末两层总是被河水轻轻抚摸着，小鱼儿也不时游到这儿。我时常跟在一拐一拐的奶奶身后捧着木盆走向那荡满欢声笑语的河沿。石板的一端，一个年岁比我还小的小姑娘正用力地帮着她奶奶搓洗着一条毛巾，博得周围大人的一片赞赏声，她也显得越发起劲认真了。我在一旁羡慕得要死，心中自然也极嫉妒，但我的盆中尽是些可恶的粗布衣服，令我想洗也洗不了，只得泡在水中独自撅着嘴，心中不免愤愤不平起来：哼，在家里我的手绢比你洗得还干净呢！想归想，但是大人们的赞赏声终究还是没有光顾到我身上。

踏上河边小路，紧邻着就是一座高大的戏院，外表斑驳，院子里有我家的三棵龙眼树。每年夏天，我便搬着躺椅到里边去守护。浓密的绿荫遮住了骄阳烈火，躺在树下凉风习习，仰头望见那暗绿丛中的串串褐色果实，便悄悄咽着口水，盘数着啥时能大开牙祭。太阳的热焰渐渐退弱下去，夜幕趁机统占了大地，依稀的星光透过枝丫向我眨着调皮的眼睛，我便在星星的引逗下入睡了。梦中那一串串的龙眼都从

绿色叶丛中纷纷落下，直忙得我不亦乐乎，果香飘满了我的梦乡。

清晨醒来，有时会笼着一层薄雾，我总带着一群孩子，打破这黎明的寂静，向堤坝跑去。绿茸茸的堤坝向两边无限延伸，我们从堤坡上滚下或冲下，来到坝底的姑妈家。人们都还沉醉在睡梦中，只有早起的姑爹已坐在灶口边。我们便悄悄溜到葡萄架下，仰面望见那密不透缝的叶丛中或垂或隐地浮现着一挂挂的葡萄，大多还是青的，翡翠玉般。但我们已顾不得了，都抢着要摘，直摇得叶子沙沙响，引来了正烧饭的姑爹。姑爹虽喝住了我们，一双双的眼睛仍停滞在那诱人的碧玉上。无奈，姑爹只得给我们每人摘了一挂。我们便一边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又蜂拥着跑向后园的石榴林。在婆娑斑驳的绿影中，翻筋斗、捉迷藏，嘻嘻哈哈的吵闹声硬是把人们从绿色梦幻中唤醒。

绿色溢满了故乡的每个角落，伯伯的花圃中四季葱绿，也是我时常留连的去处。那儿兰花最多，一条条狭长的叶片娉婷婷婷，不时探出一团粉簇笑脸。那洁白素雅的风姿曾引起我多少的遐思，天仙般的风韵颇有几分傲气。偶尔从盆中拾起一朵凋零的落花，微黄的花叶上尚存一丝幽幽的气息，不免叹息这美好的花儿从此便融进这块生它养它的土地，然而又可敬它至死也眷念着自己根下的这块绿色土地。

倏然间，爸爸的身影掠过了我心头，“爸爸——”空旷的胸腔中这呼唤多么遥远，然而又是多么亲切。作为大地的儿子，爸爸他早已默默地献出一切，又悄然倒下，融进这块绿色的土地，融进这青山绿水之中；在这片永恒的绿色中，也永存着爸爸的生命气息，他和青松永相伴，与大地共长存！

故乡，那一片绿永远在我的心中长存。

洁白的友情

福建福州三中 刘巧巧

我童年的一段岁月是在北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度过的。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我刚刚踏上故乡的土地，北方的寒风就迫使我把脖子缩入衣领里。而那洁白的雪，促使我用好奇而又充满幻想的眼睛四处张望。看，远处的树木、小屋、村庄，全都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顿时，“白”把我包围了起来。我从惊喜而沉入恬思，陶醉在这铺天盖地的白雪之中。

到达故乡的第二天，当第一缕阳光透进玻璃窗照在床上，我才从梦中醒来。打开窗帘，啊，一夜的大雪又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鸭绒被”。远处，有几个小朋友又说又笑，好不快乐！我情不自禁地来到他们身边。一个小女孩睁着大眼睛问我：“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从很远很远的福州坐火车来的。”“你喜欢这里的雪吗？”一个小男孩问道。

“嗯。”我使劲点了点头。“那咱们一块堆雪人吧。”刚才的陌生，拘谨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我们一块儿堆着雪人，心中泛起了喜悦的浪花。一会儿，一个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我给它戴上自己的红帽子，用枯树枝给它插上了鼻子。我见它浑身雪白，就说：“它多像‘白雪公主’。”话音未落，伙伴们都笑了，原来是忘了装耳朵，你说可乐不？

那里的伙伴真是我的好向导。我们去登屋后那座小山，大家你扶我，我拉你地往上爬。我抬头一看，山顶长满了梅花树，那梅花树披着晶莹透亮的雪，像一位亭亭玉立的少

女。也许是因为太高兴的缘故，我的手不知被什么东西划破了，血流了出来。伙伴们着急了。小青妹妹掏出一条洁白的手帕，小心地为我包上。小牛说：“俺属牛的，力气大，俺背你下山。”不等回答，伙伴们已把我抬上了他的背。虽然当时我十分瘦小，但对于年龄相仿的人来说，背我下山，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我伏在他背上，望着远处的一片白色，想了很多、很多……

愉快的故乡行要结束了。回头再望望这银妆素裹的世界，又想起了那欢乐的喊叫声、嘻闹声，还有那雪地上深深浅浅、弯弯曲曲的脚印。“等一等！”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声。“小牛哥哥，你……”“太好了，总算赶上了。今儿一早，我爬到山上去采腊梅。这束腊梅给你，带回去给你的伙伴们看看。你闻闻，香着呢！”顿时，树后露出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小伙伴们簇拥过来，说这问那。我的喉咙哽住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情感。我只说了声“谢谢”，便离开了这可爱、纯洁的地方，带着那束香气扑鼻的腊梅远去了……而这“白”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我爱白色，爱它永远象征着纯洁、高尚和真诚。

生日里，荡漾着爱

福建师大附中 吴力群

我赞美人与人关系的真诚纽带，

我歌唱心与心勾通的共同血脉。

——纪宇：《爱》

当我跨入人生的第16个年头时，有位同学善意地对我

说：“该写篇东西纪念一下吧。”于是，我带着不成熟的构思回到了那一天——12月9日，我16周岁的生日。

记得今年年初我把第一张1984年的画历挂上墙时，妈妈就找来老花镜，在画历上看了半天，然后欣喜地对我说：“群儿，今年你的生日是星期天。”当时我心里一阵苦楚，差点落下泪来。我知道妈妈的心：自从爸爸去世后，她就把全部的爱倾注在我和哥哥身上。可是事不凑巧，由于我们文科班11月底到闽西进行社会调查，12月9日还在归程的火车上，这样我只好在旅途上自己给自己过生日了。

晚上，我坐在摇晃的车厢里，发呆地望着那昏暗的灯。啊，世界怎么突然明亮了许多？哦，那是一年前的今夜。在家里明亮的日光灯下，妈妈乐滋滋地端上一碗拌着荷包蛋的太平面，哥哥笑盈盈地捧出一盆雕着奶油花的大蛋糕。我望望妈妈，看看哥哥，娇憨地笑着……“呜——”火车一声长鸣，打破了我的忆境。回视窗外的一片漆黑，我感到惘然和惆怅。

不知过了多久，从播音器里传出了女播音员亲切、柔美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正。”紧接着，从我的身后也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力群。”我诧异地回过头，原来是几个坐在其它车厢的同学来了。领头的手里拿着一个盒子和一包东西，看见我疑惑不解的神情，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力群，从现在起你16周岁了，祝贺你长大了一岁。”接着，他递给我一个红包。我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叠一分钱的钞票，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16分钱。

“嘻，这是我们给你的压岁钱。”“新鲜，过生日送压岁钱。”他身后几个旅客捂着嘴偷偷地笑了。我却突然明白了一切，低头望着手里的16分钱，心在微微颤着。

“这是16颗糖，16个鱼皮花生，16块米花，16粒瓜

子……”他边说边不停起从包里往外拿东西。那几个旅客又笑了，我却笑不出来，只觉喉咙哽着。

最后，他捧出了那个盒子。我在他的示意下打开盒盖，里面有一个用奶油雕着“快乐”两字的生日蛋糕，蛋糕旁夹着一张生日卡片，上面写着：

班长生日，
十六妙龄，
青春丰采，
恭喜恭喜。

又是16个字，16种笔迹。“16……”我的耳边嗡嗡响着这个数字。是啊，生平第一次，我得到了这么多珍贵的贺礼，这么多真诚的关心，这么多诚挚的祝愿。

“力群，”团支部书记拿着一张纸朝我走来，“看看吧，这是老师的贺词。”“老师？”我睁大了眼。千真万确，这是老师的贺词。薛副校长启发我：“志当存高远”，洪老师鼓励我：“理想献祖国”，班主任祝愿我：“学习、思想两丰收”，团委书记鞭策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捧着蛋糕、贺词，像捧着老师、同学金子般的心，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使我来不及回味这同学友情的甜蜜，师长爱抚的幸福。蓦地，我想到了闽西之行中班主任为了使我们赶上火车一夜未睡熬红了的眼睛，想到了男同学为了让出更多座位在车上站立着的身影，想到女同学为了让病中的倩倩能看上联欢会的节目而争相发出的“我背你去”的声音……这，就是比血缘更亲密，比生命更永恒的友情；这就是比春风更温暖，比海浪更澎湃的爱呀！

泪，从我的记忆中透出来，盈满了我的双眼。抬起头，泪眼朦胧中我看了一张张含笑的脸，一双双闪亮的眸子。

我微笑着，这含泪的微笑啊，它饱含着我数不清、说不完的谢意。几个女同学握着我的手，想说些什么，却没说出来，也哽咽着低下了头。

“吃太平面罗！”随行的校保健医生，端出两碗热气腾腾的面——快熟面。“吃吧，孩子们，你们一起吃点吧！”女医生慈祥的笑脸，温柔的声音，让我想到了妈妈。吃吧，吃吧，这面拌着我们为友情而欢洒下的泪，凝聚着我们为明天而付出的爱。

旁边一位旅客捅了捅我的胳膊，凑到我耳边说：“你真幸运！”“不，是幸福！”我边纠正她的说法，又想到了诗人纪宇的一句话：

能给予人的一切，都是越分越少；
越分越多的，唯独有爱。

是啊，我永远忘不了，在这荡漾着爱的夜晚里，在这温馨如家的集体里，我为自己真诚的心找到了归宿：在未来人生的路上，我愿奉献给祖国、给人民以全部的爱。

强中更有强中手

福建厦门一中 葛 梅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用这句话来形容弟弟那趾高气扬的神情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家中，除了爸爸就数我的军棋下得最好。可近日我竟让弟弟给杀了个片甲不留，一败涂地，唉，鬼知道他用了什么战术！本来这也算不了什么，胜负乃兵家常事嘛。可是弟弟赢了几盘棋就洋洋得意，自以为了不起，动不动就说我是

“纸老虎”，还要我尊他为“师傅”。

星期天，吃过早饭，我还未开口，弟弟就缠上了爸爸，一定要杀一盘，爸爸今天兴致特别好，不仅同意了，而且约定谁输了得刮二十个鼻子。我心里一乐：“得，这回该我出口气了。”我对爸爸说：“爸，你教训教训他，给我报报……”我晃了晃拳头，把“仇”字咽下了肚。

战势摆开后，弟弟同往常一样，抢先闯过界河，侵犯了爸爸的“领土”。我看弟弟的“子”，喝！是“军长”，够大的。爸爸显然没料到弟弟会在“战斗”一开始就来这么一着，调了一个“师长”去抵挡，这下完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惋惜地叹了一口气，精灵鬼弟弟见我从棋中看出了点门道，便得意地冲我扮了个鬼脸，那意思无疑是自我夸耀：“怎么样，够厉害吧！”我瞪了他一眼作为回答：“咱们走着瞧。”爸爸见弟弟来势凶猛，就调整了防线，只守不攻。弟弟一见，来劲了，他调兵遣将一古脑儿全杀过界河，颇有点泰山压顶之势。由于求胜心切。弟弟频频出击，而爸爸却玩开了“麻雀战”，瞧准了一个才敲一个，尽打冷枪，就这么敲来敲去，第一个回合结束后，爸爸只失去七个“子”，而弟弟却失去了十二个“子”，不但把两个宝贝——“炸弹”给丢了，而且连“军长”的老命也搭上了。弟弟有些坐不住啦，一会儿抓抓头，一会儿挠挠腮，眼睛瞪得铜铃大，紧盯着棋盘，恨不得这回有个“炸弹”，能把爸爸手下大大小小的“兵”全给炸死。我在一旁幸灾乐祸：“爸，你再厉害些，不要手软，把他‘司令’的脑壳也敲下来。”弟弟抬头狠狠地盯了我一眼，目光中有愤恨，有焦急，好像还有点哀求。嘿，真有趣。

第二个回合开始啦，爸爸开始了自卫还击。俗话说“兵

不厌诈”，爸爸他使出了最拿手的“吓诈战术”（这是我给爸爸所用的战术取的名字）。爸爸先用“军长”出阵战斗，吃掉弟弟两个“子”后，就把“军长”拉了回来，换了个“排长”出去，同时嘴里又咋唬了一阵：“注意噢，军长回来了，这下我要吃大的，你小心点。”说着，真的向弟弟的一个“子”逼去，弟弟原对爸爸的话有些怀疑：哪有出阵就把自己的底亮给敌方的呢？可一见爸爸的“子”一步一步地逼上来，又有点心慌，要知道，他能征战的“子”已经不多了，要是这个“团长”再被吃掉，那么局势将会急转直下。弟弟思虑了一阵，觉得还是谨慎为妙，于是把“团长”退回自己境内。爸爸一见弟弟撤退，就断定弟弟的“子”不小，但却被他所谓“军长”唬住了。爸爸灵机一动，趁势冲入弟弟的阵内，一来摸摸弟弟“兵力”分布情况，二来也侦察一下他的“司令”藏在哪儿。弟弟一见爸爸真的杀过界河，就毫不怀疑爸爸的“子”是个“大官”，要不然，一贯谨慎的爸爸绝不会轻易踏入他的国境。弟弟有意调“司令”沿着“兵站”跑，他要让“司令”来消灭来犯之敌。爸爸见弟弟有“行营”不坐，却沿“兵站”逃，就知道这其中定有计，他装作不知，就紧追不舍。这时，弟弟的“司令”杀了个回马枪，把爸爸的“排长”吃掉了。爸爸侦察的目的达到了，但却故意嚷道：“啊呀，不好，军……唉，真可惜！”弟弟听爸爸讲了个“军”字就顿住了，再连接下文一想，就立刻明白爸爸的“军长”被吃了，他抬起头来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哈哈……哈哈！”我到底忍不住，一阵捧腹大笑，爸爸也笑了。弟弟迷惑不解，他看看棋盘，又看看我，也跟着傻笑。我一抬头见他那副傻乎乎的样子，刚压住的笑声又喷了出来。好不容易止住了笑，一看，哎呀！爸爸重新组织的阵容展开了，

前面是“旅长”，中间是炸弹，随后是一个“工兵”，弟弟一见爸爸的“子”又杀上来了，他思索了一阵，决定让开先锋，拦截中军。因为他考虑到刚才杀了爸爸的“军长”，爸爸一定会猜到这个“子”是“司令”，这次进攻，定是用“炸弹”开路。而“工兵”或者其他“子”跟在后头，预备着炸掉“司令”后一起往上冲。嘻嘻，弟弟为自己能想得这么远而高兴，他仿佛看到自己在拦截成功后，又斩爸爸的后卫，杀了先锋，进而又反击到爸爸的境内，突破了爸爸的层层防线，扛了爸爸的“军旗”……“唔，你走不？”爸爸的催促声使弟弟从幻觉中醒过神来，他随便走了一步棋，让过了爸爸的“先头部队”，然后拦住了“中军”。爸爸（他已从前面的侦察中得知这个“子”是“司令”）一见弟弟的“司令”主动自杀——先碰“炸弹”，不觉笑了：“嗯，这个‘司令’确实有两下子。”弟弟没悟出爸爸这句话的意思，他还以为爸爸在称赞他呢，他抬头冲爸爸一笑，可待他低头一看，裁判员将两个“子”一起从棋盘中取出，立刻明白碰上了“炸弹”，他绝望地叫了一声：“完了！”“没有完，‘军旗’还没倒嘛。”我挑逗地说。

“司令”一“阵亡”，弟弟的最后一道防线随即崩溃。爸爸趁着弟弟那唯一能驰骋“沙场”征战的“团长”尚没赶到的大好时机，驱动“工兵”直扑弟弟的大本营，等到那可怜的“团长”疲乏地赶到时已经晚了一步，爸爸的“工兵”已经扛着“军旗”，神气活现地屹立在他的大本营内。我笑着问弟弟：“怎么样？”弟弟晃了晃脑袋，一咧嘴，把眼一闭：“死啦死啦的！”爸爸在一旁见了弟弟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也插进来凑趣：“小勇，那二十个鼻子……”我赶忙拦截爸爸：“爸，你别动，这次让我代劳，啊？”口气是询问的，

可不等爸爸回答，我就动手了。我一面开心地刮着弟弟的鼻子，一面数落着他：“还骄傲吗？比我高明的人多着呢！你有本事杀赢了爸爸，我就尊你为大大的‘师傅’……”弟弟闭着眼，任凭我刮着鼻子，就是不答话。

学生在他心中 他在学生心中

福建厦门市双十中学 陈宣

倘若一张人物素描画得像极了，乍一看，你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喊道：“哦，他哟，不就是……”

我写李老师，并不是想树一个什么典型，而只是试图作一张这样的素描：寥寥数笔，勾勒出生活中的原型。于是，我毫不扭曲地写下对他的感觉——真实的、不加修饰的感觉。

李老师是个乐天派，天生的，这是一种气质。气质是学不来，也装不来的。

遇到他的时候，他总是笑着。笑有多少种？谁也说不清。但苦笑和假笑与他无缘，城府很深的笑和意味深长的笑从来不沾他的边。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眼睛在笑，这比单纯的笑肌运动要重要得多，也真实得多。这时，你会回他一个同样纯洁和真诚的笑，一个韵味无限的笑。这是魅力，这种魅力使你感到他的热情和真诚。

即使是遇到后生小辈——明白地说，就是学生，他的笑也不是长者式的笑，或者是某种意义上带有教训意味的笑，仍然是一个朋友的笑。啊，谢天谢地！有的老师在路上遇见同学，赶紧讲形势、摆道理，惟恐错过这“个别谈话”的好时